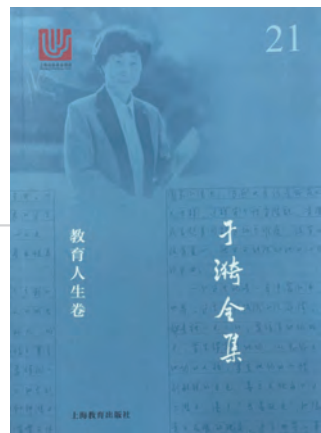


好书 共赏

一辈子学做教师

——读《于漪全集·教育人生卷》有感

■ 缪徐



《于漪全集·教育人生卷》
于漪 著
上海教育出版社

《于漪全集·教育人生卷》是《于漪全集》的一本分册，记录了人民教育家于漪成长、求学、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人、事、物、景，诉说了顺境与挫折的人生起伏，表达了她一辈子孜孜不倦、上下求索、学做人师的理想追求。读完此书，我对“学做教师”有了多维度、深层次的认识。

维度之一：“学做教师”的时长。从事某一项工作之初，任何人都要经历一个“学做”的过程，但是在时长上却有着长短之分，有的学两三年，有的学五六年，有的学十多年。一辈子都在用心学做教师的人凤毛麟角。于漪1951年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即从事教师工作，先后做过工农速成中学的识字教师，师范学校的历史教师，高中、初中的语文教师。在转换任教学段、学科的过程中，“学做”固然不可缺少，在获评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之后，她依然保持着“学做”的心态，并且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：一切从零开始，边干边学，边学边干，追求卓越，努力缩短“实”与“名”的距离，向名副其实的奋斗目标前进。这种“不断归零、终身学做”的精气神，是当今各级各类教师的一面镜子，是消除教师过早躺平或“功成名就后随即躺平”现象的强大精神动力。

维度之二：“学做教师”的方法。如何学做教师？于漪通过自身的实践，为广大教师指明了方向——苦学加巧学。工作早期，为了规范教学语言，消除语言杂质，提高语言质量，于漪把课堂上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，自

己修改，把不必要的字、词、句删除，把不合逻辑的地方改掉，背下来，再口语化。为了备好一节常态课，于漪通常要花上10个小时、20个小时，甚至更久。1977年秋，为了准备上海电视台的直播课，于漪到学校教学楼二楼一间不用的小厕所里翻上翻下，最终，在一摞摞布满灰尘的书堆里找到了教材。要成为一代教育名家，光苦学显然不行，还得有巧学的谋略。回眸于漪的“学做”经历，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她集实践、反思、借鉴、交流于一体的巧学故事。教育是要传授知识还是培养人？对此，于漪提出了“教文育人”的教学主张，这是她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智慧的结晶，也是她巧学的一个缩影。“欲学无门”的教师，完全可以从她的“学做”方法中获得灵感和启迪。

维度之三：“学做教师”的广度和深度。于漪学做教师，学的内容很广。学做语文教师的同时，她还学做班主任。她认为，学生心中有杆秤，称教师德才的分量、师爱的分量。师爱是一种超越了亲子之爱、友人之大爱。学做语文教师的同时，她还学做校长。对于学校的治理，她认为校

长不能纠缠于各种矛盾之中做调解员，而是要以育人工作为主导，抓紧抓实，牢牢不放，在工作中化解矛盾，促进团结。对于教师的培养与使用，她认为应该培养重于使用，或是培养与使用并重。水涨船高，教师的文化素养、专业技能提高了，学生才会大受其益。因为“学做”有方，所以她做校长和做语文老师一样出色。学做语文教师的同时，她还学做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，她走近陶渊明、杜甫、辛弃疾，阅读《易经》《论语》以及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等著作。虽然于漪觉得自己“就那么点认识水平，那么点业务能力，那么点文化底蕴”，但人们从她2000多节公开课、数百万字的著作里，从罗竹风、谈家桢、吕叔湘、张志公等专家对她的评价中，依然可以看出她“学做”的深度。

于漪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与其说我做了一辈子老师，不如说我一辈子学做老师。”于漪“一辈子学做老师”的躬耕态度，正是教育家精神的一种真实写照。为了学习和践行教育家精神，为了建设教育强国，每一名教师都应该将这种躬耕态度扎根于心。

风物 杂谈

又是一年柿子红

■ 张炎琴

“七月的桃，八月的梨，九月的柿子红了皮。”路过水果店，我看着水果摊上的一排排红柿子，还有一旁摆放着的柿子饼，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童年时期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去外婆家。外婆家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柿子树，这棵柿子树在外婆家已经有40多年，它高高地伫立在院子里，见证着春夏秋冬、严寒酷暑，它叶片浓郁，让我看到了极强的生命力。

那时的秋日，柿子丰收了，外婆总等着我一起吃柿子。当秋风吹起，桌子上摆了一盘柿子，我轻轻地撕掉皮，将晶莹剔透的果肉放在嘴边吸一口，那甜甜的柿汁甜进心里，回味无穷。外婆总会笑着说：“慢点吃，看你吃成花猫了。”然后帮我擦去嘴角的柿子汁。秋风习习，柿子树下我和外婆品尝香甜的柿子，那成了我快乐的童年记忆。后来读到白居易的《咏柿子》，诗里写道：“岳家冲里柿如丹，高挂枝头惹嘴馋。有幸摘来咬半口，明年今日味犹甘。”原来，大诗人也对柿子百般喜欢。

柿子有丰富的营养，对健康有益。它不仅是水果，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美食。我最喜欢外婆制作的柿子饼。柿子饼是美味可口、营养丰富的传统小吃。外婆准备糯米粉、糖、食用油，然后将柿子洗净，去皮和核，将果肉捣碎成泥状。接着，将糯米粉和糖加入柿子泥中，搅拌均匀，直到形成光滑的面团。最后，将面团分成适量的小份，搓圆后压扁成饼状，将柿子饼放入油锅中，小火慢煎至两面金黄。煎好的柿子饼取出，沥干油，晾凉后即可食用。我总像个小馋猫一样看着柿饼流水口水，外婆总让等凉了再吃，怕我烫着。

柿子浑身都是宝。据说柿子蒂也有健脾和胃、镇静安神的功效，是一味传统中药。柿饼在中药里有治疗肺痿心热、化痰止咳的作用。柿子的寓意“柿柿平安”，人们对它喜爱有加。画家齐白石笔下的柿子也被人们高价购入，当作收藏的珍品。

如今，我远离家乡，外婆已不在世，故乡小院的柿子树还立在庭院里。我在城市里可以吃到柿子，还有柿子流心蛋糕、柿子刨冰、柿子提拉米苏……但外婆做的柿子饼，却是我无法忘怀的美味甜品，那柿子的香甜、外婆的温暖、小院里的欢声笑语，都成了我心底最珍贵的宝藏。在这喧嚣的尘世中，每当我想起那段旧时光，内心便会涌起一股暖流，带着无尽的思念与眷恋。

心灵 火花

倾听孩子的坦率直言

■ 马斌

说话是一门艺术，跟孩子沟通更是高级艺术。委婉的父母遇到坦率直言的孩子，有时会形成一场心灵的较量。输赢其实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家长要能更深入地了解对方，倾听孩子的想法，以做出适当的调整。

“儿子，快来看！”听到妈妈的呼唤后，儿子将头凑过来，看着屏幕里的视频。“你看，他弹的琴多好呀。”妻子在一旁大声感叹道，儿子却一脸平静地说：“还行吧。”随后，儿子拿起身旁的小赛车玩要起来。“你再来看看这个视频。”儿子只得放下手中的小赛车，恋恋不舍地将目光重新移到了妻子的手机屏幕上。“你瞧，这个男生小提琴拉得真好。”妻子一边夸奖着视频里的演奏者，一边下意识地抬眼望向儿子。

在视频播放了几秒后，儿子开口说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。”妻子的一番热情被浇灭，儿子懂得妈妈的旁敲侧击，却选择了有话直说。他的话语里透露出自己并不喜欢这些乐器。这番话提醒了身为父母的我们要关注儿子的兴趣，对于不合适的领域，还是及早踩刹车为妙。

有一天用餐，妻子见儿子吃饭时似乎兴致不高，她突然想起最近的一件事儿来，笑着说：“‘芒果’刚上一年级就去‘小饭桌’了，听她妈妈说她在那里吃得好，睡得香，还交到了不少朋友呢！”“芒果”是儿子的好朋友。儿子从发呆的神情里抽离出来，嘴里开始大口嚼起米饭与刚夹来的菜，淡然地说道：“你跟我说这个干吗？我不想听到‘小饭桌’三个字，我连‘桌饭小’都不想听到。”妻子的小心思再次被识破，这小家伙总是语出惊人。此前，我们一家人已经多次讨论过要不要让儿子去“小饭桌”，兴许他能遇到一些有趣的人和事，同时我们也能少接济几顿。儿子每次听到这样的说辞，都会斩钉截铁地拒绝我们的好意，坚称自己绝对不会去小饭桌，并表示自己只喜欢妈妈做的饭菜，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

儿子坦率直言的方式，使我们都省去了一些麻烦，他可以高效地利用时间去做那些感兴趣的事。倾听孩子的声音，从坦率直言里望见真实的他们，不妨让我们放下成人的偏见，以平等的孩童姿态理解他们，与他们融洽地相处。在每一次对话中，家长可以尝试站在孩子的角度，感受孩子的喜怒哀乐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将会逐渐拉近。

人生 行板

母亲的“飞花令”

■ 马俊

母亲高中毕业后，当过3年的代课教师。当时考上代课教师的有十几人，其他人都是教小学，只有母亲教初中语文，因为母亲试卷上的作文很打动人，这件事让母亲得意了一辈子。

我7岁时，哥哥10岁，那时母亲已经不做代课教师了。可她特别喜欢教我和哥哥背诗，专门买了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我们背会一首诗，母亲有时会奖励我们一块糖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背诗的滋味是甜滋滋的。几年后，我和哥哥的小脑瓜里都储备了不少古诗。

我们常常开“赛诗会”。“赛诗会”如同《中国诗词大会》里的“飞花令”，我们根据某个字或者某个主题，背出相关的诗句，每人一句，接不住就算输。春天花开的时候，母亲让我们以“花”为关键字“赛诗”。母亲先说一句：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”我接一句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哥哥再来一句：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那时我觉得这样的游戏非常有趣，不过游戏通常也是在我这里结束。我把会的都说完了，想了很久想出一句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哥哥笑了：“哈哈，你输了，这句不是写花的，是写雪的！”我们让母亲评判，她每次都向着我：“反正带花字，就算对吧！”哥哥假装生气：“妈，你就是偏心！”这时母亲会拿出两块糖：“一人一块！”我和哥哥欢呼起来。我们三个人笑着闹着，特别快乐。

多年后，我在电视上看到诗词大会上的“飞花令”，突然间就觉得心中溢满了温情。当年母亲的“飞花令”，是我童年时最幸福的回忆。春夏秋冬，蝶舞雁去，万物变化，每个阶段都有好玩的。母亲通过“飞花令”为我和哥哥传递一种观念，也传递了一种生活态度：古诗不仅仅是古诗，春花秋月也不仅仅是其本身，它们都是生活中美好的点缀，人生的幸福就在于抓住了那些一闪即逝的美好，留住了那些诗一般的美妙瞬间。

我上初中以后，哥哥上了高中，我们很少玩“飞花令”了。我上初二时，家中遭遇了一些事，祖父和祖母相继生病，父亲的工作也“黄”了。家里的境况很不好，最明显的是餐桌，寡淡了许多。吃过晚饭后不久，我的肚子就饿了。可长夜漫漫，如何能熬过去？昏黄的灯光下，母亲忽然说：“咱们来个赛诗会吧？”久违了，赛诗会，我们好像淡忘了曾经的美好。母亲说：“现在你们学的古诗多了，咱们来个复杂的，就说表达乐观积极态度的古诗吧！”哥哥高声说：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！”我想了想说：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哥哥说：“这也算？”母亲说：“这句当然算，说得多好，别看现在好像山穷水尽了，很快就能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。”我和哥哥对视一下，朝对方点点头。母亲用她的“飞花令”，引导我们冲破生活的严寒，迎来春天的飞花。

其实古诗词里的句子都是精华，母亲深谙其中的奥秘。母亲的“飞花令”里，藏着的就是生活的智慧。



▲ 丰收的田野

李海波 摄

闲庭 随笔

听雨与年龄

■ 王国梁

听雨跟年龄有关系吗？很多人可能一下就想起了蒋捷的那首《虞美人·听雨》：“少年听雨阁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”少年、壮年、老年听雨，各有不同的心境。不过，我的感受跟蒋捷不同。

我以为，少年和青年是不懂得听雨的。少年和青年更喜欢看雨，他们看的是细雨如烟或者大雨倾盆，看的是春雨织素锦或者夏雨涤万物。那种诗意的表达和畅快的抒发，都是视觉上的体验。眼睛是人的第一感官，但很多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只是皮毛。想要深入感受，还需用耳、用鼻、用心。我有一种感觉，相比眼睛，耳朵离心更近，所以听到的声音更容易与心跳共鸣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才懂得关闭视觉，打开双耳。

听雨与年龄是有关系的。有了岁月的历练和年龄的加持，风声雨声才会声声入耳。蒋捷听雨一定也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，回顾少年的单纯、壮年的漂泊，从而感慨老年的凄苦。事实上，少年时的雨声他未必记得真切。雨声无时不在，为何

我们总是行至人生深处才懂得听雨？因为听雨需要岁月的积淀，唯有如此，雨声敲打在心坎上，才会发出深沉凝重之音。

一年四季中，最适合听的雨无疑是秋雨。春雨奏响清丽的小调，夏雨弹起壮阔的乐章，当然也值得一听。可是那种雨声演绎的故事太过鲜明，仿佛单薄的叙事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，没有铺垫，没有复杂曲折。春雨和夏雨都是来去匆匆，没给人留太多怀想的空间。冬天雨少，偶尔降雨，既掀不起什么波澜，也没有什么声响，空洞乏味，好像人生走到了意兴阑珊的阶段，有种“随它去吧”的漠然。这样的雨，最容易让人忽略。而秋雨就不同了，秋雨就像一个经历世事浮沉的人突然间开悟一样，变得深刻、通透和豁达。秋雨表达最含蓄，意蕴最丰富，叙事最曲折，主题也最耐人揣摩。

秋雨缠绵，常常一下就是几天，仿佛心思细腻的人有诉不尽的心事。秋雨把自己的心事讲述得真可谓千回百转，荡气回肠。你在窗前听雨，听的是淅淅沥沥，哗啦哗啦，滴滴答答……“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嘈嘈切切错杂弹”，仿佛琵琶女在给你讲述曲折身世，让你生出

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感慨。每一场秋雨都是一场宏大的叙事，以小雨淅沥起个范儿，埋下了连绵不绝的伏笔，随后雨势渐大，甚至有了波澜壮阔的气氛。很快，秋雨复归平静，似在诠释人生起伏的道理。有时秋雨营造了平和安宁的氛围，描摹了岁月静好的底色，让人听着听着，就有豁然开朗之感，继而心绪宁然。有起就有伏，有高就有低，有急就有缓，秋雨的行程，从来都是曲线。每个人的生命，何尝不是一场秋雨。长长短短，悲悲喜喜，分分合合。人生的各种滋味，都在其中。听着听着，你就会从秋雨里听出了禅意。参透喜怒哀乐，彻悟悲欢离合。一场秋雨一场寒，秋天就这样走向深处。

诗人余光中有篇散文叫《听听那冷雨》，他也是人到中年才写的这篇文章。他由雨声发散开来，写尽了听雨的情致。余光中笔下的雨细腻而深情，非常富有趣味，传达出美好的情愫和思念故土的情感。前尘隔海，雨声如诉，中年听雨别有深意。

秋夜的雨声格外清晰，我静卧床榻，屏息细听。淅沥的雨声，把我推向季节的深处。